

华一村民俗志

王 水 主编



新浸书局（香港）

华一村民俗志

主 编：王 水
副主编：郭永明
瞿龙兴

新浸书局（香港）

《华一村民俗志》编辑委员会

主任：徐华龙

副主任：吴祖德

蔡丰明

欧 粤

撰稿者:

王 水 王宏刚 王有钧 田兆光 何定华
吴祖德 欧 粤 徐华龙 董德兴

调查人员:

赵克忠 吴祖德 黄宣林 黄江萍 王 水
徐华龙 毕旭玲 贾 伟 欧 粤 蔡丰明
庞兆麟 何定华 杨韶荣 王有钧 田兆元
王宏刚

撰稿者：

王 水 王宏刚 王有钧 田兆光 何定华
吴祖德 欧 粤 徐华龙 董德兴

调查人员：

赵克忠 吴祖德 黄宣林 黄江萍 王 水
徐华龙 毕旭玲 贾 伟 欧 粤 蔡丰明
庞兆麟 何定华 杨韶荣 王有钧 田兆元
王宏刚

总 序

徐华龙

华一村位于上海市的中心西南，是在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下属的一个村，地处中心城区西南部内外环线之间。

华一地区为江南水乡，河汉纵横，有新泾港、漕河泾船浜港、南池头、金家浜等河道，现在还有新泾港、漕河泾港流经全村。总面积2.5平方公里，有11个村民小组组成。清末、民国时期，村域内有南官路、北官路、彭家木桥路、王家桥路等田间泥路沟通各自然村之间往来。2000年，莲花路、古美路、万源路、东兰路、南平路等道路贯穿华一村区域。

华一村的经济长期以农业为主。传统农业有种植业、养殖业与副业，以种植业为主。作物有水稻、麦子、棉花、油菜和蔬菜。20世纪50年代起，就以种植蔬菜为主。1984年，蔬菜种植面积达870亩，年产量达59万担。养殖业有养猪、养鸡、养鸭、养羊、养兔。另外，村业有编结和运输专业队。家庭手工业编结始于清末，为华一村农民现金收入的来源之一，1970年后终止。华一村始有不脱产保健员，具有处方权的乡村医生1名。1966年，华一村民全部实行合作医疗，在村内医务室实行免费诊疗，到村外就医报销医药费60%。20世纪90年代起，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一抓普法教育，二抓文明市民教育。全村尊老敬老蔚然成风，多次被评为上海市敬老村。随着经济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起村民收入的逐年增加，生活质量日益提高。1990年后，饮食讲究营养，衣着追求漂亮，住进舒适的新村工房。

1968年起发展队办工业，全地区经济开始发生较大变化，到20世纪末，已无农业。全村经济实力大为增强，1998、2000年，华一村名列上海市综合实力百强村第二位。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全村1564户、3846人，其中华一村户籍745户、2621人，村民均为汉族。华一地区居民，其祖先先后从镇江、常州、宜兴、嘉定等地迁入，有的已传10余世，形成以姓氏命名的自然村。如蒋家塘、李家巷、陈家塘等自然村，基本上同姓聚居。同姓间，多属同宗，邻里之间，多是近亲或远戚。村民均为汉族，因此华一村的风俗基本是汉族的风俗。

由于华一村这样一个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也就形成了华一村的风俗习惯，在很多方面与上海传统的郊区习俗是相同的，如在婚姻上，民国时期、解放初，讲究男婚女嫁，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首先要请八字。就是在媒婆说合后，由男方托媒婆到女方家，将女方的出生年月、日期和时辰，告诉男方家长。然后再把男方八字和女方八字告知算命先生，算下来认为可以结婚的话，男家就要发“求允帖”，女方父母收到“发帖”后，把“求允帖”换成“允吉帖”交给男方的长辈。接下来就是定亲、认亲、迎娶等一系列活动。解放以后，请八字、评八字等旧俗逐渐消失。结婚的日子由男方决定。结婚前晚，男方办待媒酒，招待女方媒人和大阿舅。结婚正日，由男方到女方接新娘，20世纪80年代以后，男方普遍用自行车接新娘。80~90年代，始用点轿车接新娘。60年代以前，嫁妆是家具和衣服、被子。70~80年代，除家具、衣服、被子外，还用自行车、电风扇、缝纫机三大件。90年代，三大件更换成电冰箱、电视机和收录机。结婚仪式从50年代中间开始就废除拜堂等仪式，男女双方办宴席招待朋友，还有旅游结婚和参加集体婚礼等。

至20世纪50年代，亲戚朋友拿胡桃、黑枣等看望临产孕妇。孕妇临产时，请助产婆在高脚桶里育小囡。生下小囡后，产妇吃红糖、苦草茶、百叶、豆腐干、白萝卜叶等。小囡满月，剃满月头，血发搓成球状，挂在床上。产妇到娘家吃满月饭，请三朝酒，亲戚朋友送云片糕等。50年代后期，产妇一般到卫生院或产科医院分娩。产后服卫生院或产科医院配的药水，吃荤素营养菜(鸡蛋、蹄膀、猪肝、百叶等)。亲戚朋友送蹄膀、鲫鱼、云片糕、小孩衣服、半斤到一斤绒线。满月后住娘家。80年代后期开始，生小孩一般都到妇产科医院，产妇吃营养菜。小孩生下来做脚印，血发做胎毛笔，用一次性尿布。亲戚朋友送礼，有的送现金、金木鱼、金锁片、婴儿车等。满月后，办满月酒。在家或到饭店、宾馆办，一般20桌左右，排场大的30桌以上。酒水每桌1200元以上(不包括烟酒)。到满岁后，办满岁酒、10岁酒等。

过去，由于生活很不富裕，子女为父母做寿的很少，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起祝寿的风俗才慢慢地流行起来，特别是村民生活富裕以后，慢慢地成为规矩。一般从60岁起，每五年老人生日时子女、亲朋好友欢聚一堂，为老人祝寿。

现在华一村的风俗习惯也有了变化，特别是生活富裕、环境变化，随之大家的习惯也发生了变化。农历正月初一，以前早

上有“窝米屯”的习俗，迟起床。起床后，开门放爆竹。在20世纪60年代前还要供香烛，拜天地、祖宗。小辈向长辈拜年，长辈则用红纸包钱给小辈，名曰“压岁钱”。而在周边地区多数在大年夜吃年夜饭时大人向孩子发压岁钱。大人们相见则互道“恭喜发财”。各家在自己上贴写有“百无禁忌”的红纸条，两侧挂冬青柏子。不扫地，说吉利话，吃汤圆，表示一家人团团圆圆，一年中不生毛病；吃糕，表示高兴，今年生产要比上年好；吃长生果（花生），意即长寿。过去清明节前后，家家户户都要到祖宗或亲人坟地扫墓，俗称“拜清明”。现在各级机关、学校组织到烈士陵园、公墓等地去祭扫革命先烈。过去立夏，要称人及吃青梅子、草头摊糍（面饼）的习惯。至今称人还盛行外，吃草头摊糍（面饼）的习惯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可以做草头摊糍（面饼）的材料已经很难再找了。同样，过去在端午节有的还吃雄黄酒，把雄黄酒抹在额上、身上；家门还要贴钟馗画像，晚上家家户户用雄黄、菖蒲、艾蓬熏烟驱蛇虫百脚（蜈蚣）。现在保留下来的也仅仅是家家吃粽子，有的人家也会在门搭钮、墙壁角等处放菖蒲、艾蓬，来点缀端午节的气氛。

如今华一村已经成为“城中村”，四周都是不断诞生的高楼大厦，“村”在慢慢地消失，村里的人也住进了别墅、公寓，过去的农具、服装、家具、器皿等也早被丢弃。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人们的居住环境、社会生活、生产方式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样势必会使得人们的风俗习惯也随之发生深刻的变化，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为了保留过去的记忆，因此出版这样一本民俗实录的书，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非常及时的。

是为序，表示我的祝贺之意。

2005年2月17日星期四

总序.....徐华龙

第一章	生产民俗	1
第一节	传统农业.....	1
第二节	副业生产.....	8
第三节	现代工商业.....	10
第四节	经济体制变革与社会进步.....	14
第五节	手工业.....	21
第六节	劳动器具.....	25

第二章	物质民俗	30
第一节	居住.....	30
第二节	饮食.....	39
第三节	服饰.....	56
第四节	交通与旅行.....	62

第三章	生活民俗	66
第一节	传统节日.....	66
第二节	婚姻.....	72
第三节	丧葬.....	83

第四节	喜庆·····	91
第五节	生活器具·····	96
第六节	卫生习俗·····	98
第四章	社会民俗·····	101
第一节	姓氏与自然村落的构成·····	101
第二节	亲属关系与称谓习俗·····	105
第三节	生育习俗·····	113
第四节	生日寿诞习俗·····	118
第五节	信仰·····	119
第六节	禁忌·····	128
第五章	文体娱乐·····	130
第一节	文体娱乐与文艺欣赏·····	130
第二节	民间口承文学·····	137
	华一村村民调查问卷·····	159

第一章 生产民俗

第一节 传统农业

华一村有史以来直到1955年，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农业社会，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靠种田吃饭。20世纪50年代以前，粮食在低水平下自给自足；唯一的商品是棉花，靠出售皮棉取得现金收入。长期的农业生产传统，造就村里农民勤劳耐苦，农忙时早晨五点钟起床是家常便饭，谚曰：早起三晨当一日；十五六岁的农家少年，大多可以充当农业主要劳动力。虽然因品种、工具等限制，水稻和棉花的亩产，在全国范围内处于中等水平，但在原上海县一带领先一步。

土地上的一切种植称为种田，农民被称为种田人。

（一）种棉 华一村原属上海县，是“衣被天下”的松江府属地，棉花种植历史悠久。一般学者认为上海县种棉始于宋朝末年；也有论定元朝末年、明朝初年的。上海县称棉花为花，沪谚有“花好稻好样样好”的祝愿词，其中的花就是棉花。

20世纪50年代及以前，棉籽自选颗粒壮实的，不用药水浸种。农历四月下种，有穴种和撒播两种，穴种的，田里间隔约一尺挖一穴，每穴下三四粒棉籽；撒播的，田里不挖穴，手握棉籽撒下。到农历六月，棉苗受雨增长，有的高达四五尺；过了黄梅季节，棉田杂草繁盛，需要用锄头除草，称脱花。锄草脱花的，大多是姑娘、妇女。他们心细眼尖，又善于弯腰和长时间劳动。脱花需在连晴二三天之后，这样不会踏烂棉田。脱花不能太迟，否则草盛棉稀造成“草没花”。脱花又是棉田重要劳动，这时缺乏劳动力的种棉农家，就要雇短工或以工换工，雇、换劳力脱花以免种棉失时。七月初，早棉开花，颜色淡黄，间有微红；蒂部有花称为“花盘”。此是雌花。有花无实的称为“雄花”。农历七月中旬，早棉花蒂部位膨胀结铃，每枝有“花铃子”五六个十

几个；每铃一律四房，亦即四朵棉花。此时特别需要天晴，怕风雨，此地谚曰“六月初一吹仔西北风，黄花摘皱要变绒”。农历七月半以后，如果连晴几日，早棉花房绽开，露出雪白的棉絮。采棉“捉花”季节到了，妇女和男女儿童挎着“花袋”下田“捉花”。晚棉在农历九月“捉花”。早、晚棉采棉之后，会留下少许僵棉铃和梢头铃，等到这些棉铃绽开，任凭男女儿童采撷，称“捉野花”。到了冬季，绵枝干枯了，就拔出挑回家里。“花萁”是农家灶重要燃料。

棉花采摘以后，必须摊在芦席上，在场地上搭架曝晒使其干燥，称“晒花”。晒花完毕，再用脚踏木制轧花机轧去棉籽，成为皮棉。20世纪50年代前，皮棉用蒲包装好，村民挑到七宝镇出售。那时，村民每家都留下一些黄（僵）花和不洁之花，到冬季农闲时捻线、织布或做棉袄棉裤棉被的棉絮。

1955年合作化以后，供销合作社派人到村里收购棉花。几乎同时，供销合作社有优质棉籽（种子）出售；农民采用了浸种技术。1960年以后，又用喷雾筒为棉枝打药水，除棉蚜虫等害虫。此时轧花也采用电动钢制轧花机，轧花效率大为提高。20世纪70年代以后，农家不再留皮棉捻纱织布；80年代以来，农家留皮棉做棉絮和棉被的现象也消失了。

（二）种稻 水稻也是华一村传统种植作物。20世纪50年代以前，它是低水平自给自足的粮食主要品种之一。此地称水稻为稻，称稻实为谷（穀），称去糠谷实为米，称谷苗为秧。

1955年以前，华一村种的是晚稻。即在小麦、油菜籽和蚕豆等收获后的土地上种植。先用黄牛、水牛或人力耕田，然后放水进田；用水牛、黄牛或人力耙平。没有水牛、黄牛的贫农户，男女老少齐上阵，用双脚猛踩水田，使田土细腻均匀，称为“踏田”，为了赶农时，经常“踏田”到下半夜。同时，谷种在小块田里孵秧。播种有两种，一种是插秧，时间在端午节前后；另一种是撒播，时间在端午节前半个月。1955年以前，插秧、撒播的农户，大多要办“开秧酒”，简单地祭祀土地菩萨，请插秧、播种的短工、换工亲友喝酒聚餐，祈求稻谷丰收。稻秧、稻苗长大以后，就要除草“耘田”。撒播稻田农人躬身除草；插秧稻田则农人赤膊穿牛头裤跪着除草。无论是躬身还是跪耘，都是烈日烤身，跪耘则难免蚂蟥叮咬。农民常备装盐水的竹管筒一只，缚在腰间，拍下叮在腿脚上的蚂蟥，放进竹筒浸死它。蚂蟥叮进肉里吸血，不能硬拽，否则拉断了肉外的部分，而肉里半段蚂蝗仍在吸血不止，而且无法拉出。所以只能拍打周围的肌肉使它倒退出

来，费时费工真是无可奈何。勤劳的农民通常耘田一二遍，也有多至三遍的。耘田过后，如遇到旱季，还要日夜车水。有牛的人家用牛车水，没有牛的人家就用脚踏水车或手拐龙骨车车水；都是日以继夜，千辛万苦的。农历九月，水稻成熟，又是男女老少齐上阵，挥镰割稻。一般就在稻田里安放稻桶（四方形似盆），桶一边插箴帘，农夫农妇手持一束稻在桶沿猛甩，使谷粒溅进桶内，反弹的谷粒因箴帘阻挡亦弹入桶内。稻谷挑到家里，也要搭架在箴帘或芦席上晒干。一束束稻草也要挑回家中，在场地边上搭成塔状草蓬。稻草可自家烧火，也可出售，又可搭建草棚养猪养羊。稻草垫在猪圈、羊圈里，浸泡牲畜尿粪的，又是重要的农家肥。

稻谷晒干以后，先用手摇砬（风箱）去除瘪谷和稗子，然后装进谷仓。需要吃米，就从谷仓中取出若干斤谷，放进石臼，用手持杵捣或用脚踏石杵捣谷，使谷壳（糠）与米粒分离，然后再用砬吹去谷糠；用板筛抖动使米粒与米糠（细糠）分离，取纯米储存备用。

1960年以后，华一村（时称梅陇人民公社华一大队）推广种双季稻。两季亩产稻谷在1000斤左右，而在原种晚稻时，春季麦、豆、油菜籽产量其价值也相当于500斤的稻谷，所以村民以为种双季稻劳民伤财。1978年以后恢复晚稻种作，取消了双季稻，也是从这一时期起，水稻使用了化肥和农药，农民免除了蚂蟥叮咬，但同时使稻田的螺蛳、田螺减少；久而久之，使浜塘水产品逐渐消失。从1956年起，田间筑起了水泥渠道，采用抽水机排灌；从1960年起实现电气化排灌，种水稻农民摆脱了抗旱车水之苦。从1960年开始，华一大队组建机耕队，买了手扶拖拉机耕田；1965年又买了大型“东方红”拖拉机，这种拖拉机功能齐全，可耕、可碎（土）、可耙平，拖拉机的使用使农民免除了耕田耙地尤其是人力踏田之苦。从1959年起，村里用上了电动脱粒机，不再用稻桶甩打了；几乎同时，轧米机代替了人工臼米。1987年停止种稻。

（三）种麦 麦子也是华一村粮食重要品种，特点是冬季播种，农历五月就可以收割，不会耽误麦子田块种植水稻。此地麦子有小麦和大麦、元麦三种，小麦种得多些，它可以磨粉做各种面食；元麦也种一些，适宜舂成“麦粿”，烧“麦粿饭”渡“春荒”；大麦既可以磨粉制面食，又可做麦芽糖，大麦粉撒在晒酱缸内成为“甜面酱”。此地农谚说“大麦不过年关，小麦不过立冬”，指大麦播种必须在春节前，小麦播种必须在立冬之前。麦

田在播种之前施有基肥，麦苗长高之后，再施一次追肥。麦苗生长在冬季和初春，此时杂草尚未萌芽；到了暮春麦苗已经长成一尺多高，夺去了杂草需要的阳光，因而麦田的田间管理比较简单，不需要除草。

1968年以后，因为推广双季稻种植，加上因上海市供应需要增加了蔬菜和药材的种植面积；华一村停止了三麦种作。1987年自留田种麦亦停止。

（四）种豆 豆类也是华一村传统作物。它既是旧时主要蔬菜，又是粮食的重要补充，被称为“杂粮”。品种有青豆（俗称“毛豆”）、豌豆、扁豆、蚕豆、黄豆等，种植量大的是黄豆和蚕豆。黄豆比毛豆粒小，呈圆形，用来榨油是农家吃油的重要来源。蚕豆称“寒豆”，可以吃鲜豆，也可晒干炒食或浸水中剥豆板，做“焐酥豆”。这两种豆又是农家晒酱的主要原料，豆是旧时农家不可缺少的。

“寒豆”播种在农历九月，一般种在屋边、沟边、田边，用丁字形蚕豆冲打洞下种；也可挖浅穴播种，为防田鼠或鸟雀偷吃，需覆少许泥土。黄豆也采取穴种，一般都种在正规土地上。到了初春季节，“寒豆”苗长高；仲春季节“寒豆开花黑良心”，它开出了淡红色花瓣黑色花蕊的花朵，到“立夏”前已可以吃到鲜豆。以后把饱胀的豆荚摘来，放在加上篾席或芦席上晒干，然后用连枷拍打，使豆粒与荚壳分离。“寒豆”储存方便，但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寒豆”易生豆螨，到了夏秋之际，豆螨变成黑色小飞虫，从豆粒中飞出。60年代以后，豆螨基本消灭。黄豆不生螨虫。黄豆一般不吃新鲜豆，待黄熟时整枝拔来，在场地上晒干。然后用连枷拍打，使豆粒落下。两种豆其柴，也是旧时农家重要的烧火柴。

1950年以后，华一村农家一般不出售黄豆和蚕豆，黄豆托油坊榨成豆油做日常食用，把豆饼做饲料或肥料。蚕豆供自家食用。旧时地主、富农人家则出售黄豆。1955年合作化以后，社里大田上种植的黄豆开始交售，由供销合作社收购。社员限量供应豆油和菜油，豆饼由社购买，免去了委托榨油的麻烦。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后，除了蚕豆、毛豆、扁豆之外，黄豆种植量逐年减少。到21世纪初，只有少数住公寓房底楼的农民，在公寓天井里种几颗扁豆，寄托着对农家生活的怀念。

（五）种油菜 华一村农家种油菜为了取油菜籽，用它榨成菜油食用。菜子饼用作饲料或肥料。1950年以前此地属于个体经济，各户农家种植面积从二三分至五分（半亩），以能够全年

吃油为限。那时人口少于五人的人家吃油40斤左右；人口超过5人的大户人家，吃油在90斤左右。油菜和麦子等为一季，收获后耕田种植水稻。油菜种植需要苗秧移栽，一般是冬季“十月小阳春”时在小块菜秧田里撒播菜籽；半月后将菜秧移栽到大田里，挖小穴，每穴二到三枝。栽下即浇水；如遇天旱，需每日傍晚浇水。到初春，油菜长成青菜模样，及时施肥后到仲春油菜长出菜穗，这就是上海市区人吃的菜秸。农民一般不吃，到暮春菜穗开花，谚语说：“菜籽开花像黄金”。如果有养蜂人来放蜂，采到的就是优质的“菜花蜜”。过半个月菜花谢去，枝头上布满油菜籽荚。到了立夏过后，菜荚饱胀并由绿色转变为黄色。不等菜荚开裂，农民把油菜整株拔去，晒在芦席上，连晒二三日太阳，菜荚自动开裂，用手轻轻拍打，菜籽全部洒落在篾编里。菜子都不出售，留下壮实的种子外，委托油坊榨成菜油，储藏起来全年食用。

1959年以后，华一村即使种油菜，也是为了交售菜株或者菜秸。种油菜收菜籽，榨菜油食用现象基本消失。当然，人民公社社员后来每户都有小块“自留地”，由于油菜既可吃菜和菜秸，又可留菜籽榨油，仍有些农民在“自留田”里种油菜。1987年彻底停止种油菜籽。

（六）种水果 1950年以前，华一村范围内有两个规模不大的桃园，栽种优质“龙华蟠桃”，园主以出售桃子为业。此地谚语说：“龙华以西不结桃”，村民以为不正确。有的农家屋边有桃树，因为未曾嫁接，结的是僵硬的毛桃，只有红熟了才能吃。此地种梅比较普遍，1950年前后，九个宅子，几乎每宅有一、二枝梅树。梅子收获后，除了吃青梅外，还做“白糖梅子”和酸梅子，馈赠亲戚、朋友。少数农家有柿子树，有柿子和柿饼吃。如果把甜芦粟看成水果，那么，此地种这种“水果”种作极其普遍，几乎每家每户都套种。秋初，不仅男女老少吃甜芦粟，而且截短捆扎好，可以走亲眷时当礼物。当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生活富裕了，走亲眷兴买水果了。

（七）种瓜 瓜类也是华一村一带传统种植品种，其中既当饭又当菜的南瓜有名气：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期间到20世纪60年代，上海市民和小贩，常到蒲汇塘土山湾一带采买“小闸弄南瓜”，其实这种南瓜就产在漕河泾、梅陇七宝农村。本村所种南瓜有圆形和略似葫芦形两种，特点是酥软而“粉”，即水分少有咬劲易饱肚子。

纯粹解渴消暑的有甜瓜，俗称“黄金瓜”；有用手一拍即裂

开的“脆瓜”；还有被称为“老太婆瓜”的白梨瓜——因为旧时不吃长素的中老年妇女，观音生日六月初九却必须终日吃素，于是她们吃白梨瓜代替饭菜。久而久之，白梨瓜就被称为“老太婆瓜”。事实上，这瓜成熟后十分酥软，没有牙齿或牙齿稀疏的人也能吃，甚至可以汲饮。

既可鲜食解渴又可做菜的有黄瓜。用于做菜肴的有冬瓜、丝瓜。留种丝瓜不采摘，枯黄以后倒出种子，留下丝瓜筋可以洗澡时擦身，又可刷锅。用于放进晒酱缸做酱瓜的有乌皮、花皮、白皮的生瓜。

华一村不种西瓜。由于西瓜作为商品，需要大面积种植（一亩以上），需要专门技术且精心管理及守护。旧时种豆麦水稻吃饱肚子要紧，不可能拨出土地种西瓜。除了少量南瓜外，从有史以来直到1996年土地征尽，多数瓜类不是商品而是自给自足的农产品。

（八）种蔬菜和药材 人民公社化以后，华一大队开始在大田上种蔬菜，供应上海市民。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蔬菜种植面积达到700亩，占全大队种植面积1500亩的45%。蔬菜品种有青菜、卷心菜、大白菜（俗称黄芽菜），蓬好菜和蘑菇。药材种植面积有五六十亩，品种是川芎、生地、元胡等，此时的蔬菜是商品，村民不吃大田种植的蔬菜，下午傍晚收割后，翌日清早送到中山西路收购站出售。20世纪60年代前用手推车送；60年代以后用装车斗的拖拉机送；1976年以后大队买的两吨货车也用来送菜。那时，社员在“自留田”里种些蚕豆、毛豆和少量青菜食用。中药材也是商品，送指定药材收购站出售。1987年以来华一全大队土地都种蔬菜。

（九）农肥 此地传统肥料有河泥、绿肥、猪粪、羊粪、鸡鸭粪、人尿粪。20世纪60年代以前，没有农船，正月十五以后，村民站在河塘边罾河泥。所谓绿肥就是捞取水草等肉质植物，沤在人粪尿内发酵，增加植物肥效。人粪人尿运用过程合理：屋里马桶内粪尿，倒入茅房里敞口便桶；便桶满了倒在露天便缸里，让尿粪发酵，加入捞来的肉质植物，沤成绿肥。屋边、浜内，田塍的水草和藤本植物，包括菜根菜皮，无一不是肥料。真正没有废品，都是生在土里还到土里。为什么农家都养猪、羊和鸡鸭？着眼点主要是用猪粪羊粪和鸡鸭粪肥田，正如农谚所说：“养仔三年亏本猪，田里壮来勿得知”。这句谚语的意思是：虽然养猪费工费料，但是猪粪能肥田使田“壮”，因而养猪不亏本。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了增加产量，稻田使用了化肥。1978

年为了鬲河泥，大队除了买了水泥船，并开通船滨河。

（十）农具和农机 传统农具有锄草、松土（俗称耙地）的锄（音时）头；翻土的四齿铁耙（俗称铁塔）；收割稻麦的镰刀；豆脱粒用连枷，稻脱粒用稻床。水田耕作有犁、耙，用水牛、黄牛牵引。旧时没有牛的农家，也可人力牵引耕田，然后灌水由人力“踏田”，再后人力拖着荷重的耙板耙平水田。稻田抗旱有龙骨水车，或用牛牵引一用物遮住牛的眼睛，使牛围着木盘转，木盘齿轮带动水车戽水；或人力踏水车，或由人手拐车水。

1959年以后，为了稻田开沟的需要，大队和生产队添置了铁锹。20世纪60年代以后，田间排灌实现电气化，人车水和牛车水被淘汰；几乎同时，大队相继购置手扶拖拉机和大型的“东方红”拖拉机，后者附件功能齐全，可耕、可碎土、可耙平，牛耕和人力耕及“踏田”、耙平，全部被淘汰。那时，菜田也有电气化喷淋装置，村民摆脱了繁重的抗旱和排水劳动。

（十一）农祭 华一村各宅，1955年以前有“做社待佛”的农业祭祀活动，属于自然经济农村的“春祈秋报”的“报赛”、“赛会”。一宅二三十户或三四十户人家，每年轮流执掌做社。等到棉花、晚稻收获过了，大体在农历九、十月间，执事人家向各户收钱。据村民记忆，早年也收米抵现钞。同时，将春季养在宅边池塘和河滨里的鱼捕捞上来，供“做社待佛”祭品和食用。

“做社待佛”历时三天。一户的户主或寡妇家的大儿子，总之参加者限于男性，执掌人家办酒席，参加者一户只能一个男人享用。从正日前夜的晚饭开始，到正日和次日的早中晚餐，共吃七顿酒饭。正日早餐之后，众人前往华村庙，用椅子穿红杠把庙里的杨老爷、观音娘娘、小将军、小老爷（8个）抬来。供在临时搭建的芦席棚里，点香烛、摆酒盅、筷子；祭品有河鱼、猪肉、蔬菜、豆腐等七个菜和糖果。然后各家各户来敬香、祷告，把香烛移到自己家堂里，在方桌上列祭品供佛（神）。有些富裕人家，就在自己家客堂里做社，请亲戚朋友来喝酒吃饭。各宅执掌做社人家，请每户一人饮酒吃饭。年成好的年份，搭台唱京昆剧；也有请艺人来唱“浦东说书”等曲艺。吃好晚饭，将菩萨抬回庙里。次日早中晚餐，都有鱼肉蔬菜等丰盛菜肴，喝白酒（称高粱酒）、绍兴酒（黄酒），酒量小的人喝得酩酊大醉，真是“家家扶得醉人归”（宋·陆游《社日》诗）。做社待佛的目的虽然已经淡化，但从各户祷告的内容上能看出请求神道“保佑农业丰收，保佑农民合家身体健康”等。这种农业报赛的仪式，历史悠久，属于自然经济社会的共同祭祀；也有一自然村（宅）内